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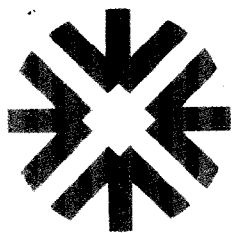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谷

芦焚著





碑林

谷

芦 焚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谷/芦焚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3015-7

I. 谷… II. 芦…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731 号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75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5 插页 3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5.80 元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ABC11/0605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第五辑

- | | | |
|---------|----------|---|
| 桂公塘 | 郭源新（郑振铎） | 著 |
| 文学与生活 | 胡 风 | 著 |
| 密云期风习小记 | | |
| 生人妻 | 罗 淑 | 著 |
| 呼兰河传 | 萧 红 | 著 |
| 蛇与塔 | 聂绀弩 | 著 |
| 大堰河 北方 | 艾 青 | 著 |
| 咀华集 | 刘西渭（李健吾） | 著 |
| 谷 | 芦 焚 | 著 |
| 憎恨 | 端木蕻良 | 著 |
| 画廊集 | 李广田 | 著 |

目 录

头	1
雨落篇	19
谷	25
哑 歌	54
过岭记	63
一日间	76
人下人	86

头

—

庞府自局长卸任以来，除了老太爷做八十阴寿外，从没有今天这样热闹过，仿佛办喜事似的。一清早就有人在门口张望，庞府的大门楼凭空高出两三丈，宅第也俨然深了许多。两个厨司务在赶做席面，吉利乒乓，一刀一勺的就活像“急脚鬼”。老妈马嫂在灶下说着蜜一般的话。

“要是和尚，第一手先把你背到庙里去。”

案前的厨司务直起腰，手背在额上打横一抹，两眼向马嫂一溜，便破口大笑。

灶后的厨司务却嚷道：

“当心些罢，这就快到了！”因为叼着香烟，说话像豁子嘴。他又咕咕着：“你背到庙里，好主意！丢下我光杆儿可怎么办……”

马嫂在灶下笑，她向来不在乎。

可是人手还不够，连小丫头翠翠也忙得像经线婆娘，脸涨得红红的。老太太要净水，她是慈善的，要跪在神前啐经了。太太要鸡肝，羊肝，猪肝，总之，所有的什样肝都得给她拿去，她是要治失明的眼睛。大少奶吩咐留两碗鸡汤，大少爷那病……翠翠明白，不管要谁的活人心，一句话就得到，不的要防备两片脸不会肿。可是小少爷还一直在后面追着，像一条

尾巴，不住跌着脚：

“骚货翠翠，臊——！”

他要给他扎一只风轮。

“防备着你的皮！”马嫂用指头放在眼前点着。

翠翠没听见。她上下走着，像一个小鬼魂，心尖上还贴着一片草叶。总是害怕着什么，不舒服。

她还想到门口看看，究竟又是什么一番样子。

至于老太太，她总算是一个好人，又吃素，又念经，又慈善，要不，也活不到八十多岁！更哪里说得上子孙满堂！

这村子前襟河，后带山，据传说，是“龙虎斗”，气势很凶，风水极高的。倘不出一位有福的善士，全村势必遭殃；出了就压下凶煞，当然要官星高照。这有福的善士并非别人，庞府老太太自以为就是她自己。

她是从三十岁就守了寡，一人支撑着这局面的。现在儿子已经做过一任官，虽卸了差，总还是局长。全村也受了她不少恩惠，否则，恐怕早都成为灰末了。

但是，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救主，也正同庞府上的别人一样，除却撅嘴弄眼而外，在村子里并不受欢迎，或者尊敬。邻舍全是些知恩不报之徒！老太太是慈善的，但一想起那班贼头贼脸的家伙就会生气，有时竟将正念的经也会忘记。

老太太还有一个宽慰自己的办法，这就是看村子的风水。

从南来，路两旁尽是风起云涌，滚着滔滔麦浪的红土地；土壤的红像在血里浸过一般，又油腻，又肥沃。望上去是一带连山，峰峦一个套一个，到最近的一条岭，变成坡岗了。上面遍植松柏，山楂，胡桃。再下便是沾板岩同花岗石砌起来，灰白相映的村子。村前一道小河，水由不远的豁谷中流出，两岸杨柳丛茂，直伸入田野。通这唯一大道的，有一座跨着小溪的

石桥。再前去，路碰在关帝庙上，转弯往村坊上去了。正冲着庙门有一棵大槐，足有两人合抱的粗细，杈桠的树枝上挂满着红布，像累累的花球，有新的，也有褪作灰白的，上面写着“有求必应”之类。

树下终日袅袅升起香烛纸马的烟，充满着神鬼妖灵。

可是，使老太太宽心的，不是那些布片，也不是仙魔，倒是一个谣传：是一根旗杆，将来要挂起“帅”字旗，要出更大的官的。因为树生得太奇妙，恰挡住了关圣大帝的“神道”。这官星自然是单照着庞府，否则，那树就决不该长在那里。

现在老太太正在念经，没有想到大门外的事，心里却又总是不安宁。她看见杀却几只鸡，又宰了一头羊。

“造孽！有一天我会饿死到您手里，有一天——”伊背转头对天骂着，像一头卧伏的绵羊。

因为伤害着伊慈善的心肠了。

“阿弥陀佛——”

天井里时常有人走动。

猫叫得怪烦人。

大花狗在厨房里挨过一棍，这时已安静的立在水缸下，耸起两耳向上望。佯吠两声，又在大腿上啃了几嘴，一顺头，朝着大门冲去，拖着长长的舌条。

交夏以来，今天要算出色的闷燥，连山上也不见有一丝风。

客厅院里，柴槿刚谢，芍药寂寞的开着大白花，显出月季的瘦。

保镖季全德骑在石凳上，揩擦着拆开的手枪零件，生发油气息冲进鼻子，在肺尖上打滚。他咳嗽两声，似乎将那热孜孜的气息吐了出去，拇指在鼻尖抹着，仔细的审察一个螺旋钉。

他的脸，生得极其像生蕃薯，上面起着棱条，还有着酒糟泡，短髭青青，就像刚透出土面的麦子一样，手枪匣在肋下摇动，他将它移在前面。

鸟叫着：咕咕苦儿。大约在河岸上的柳行里。

“哭儿；你祖宗！”

他啐了一口。望着太阳吸了一大口气。

他歪着嘴，将枪拼在一起，却不往匣里放，而塞进肚皮那地方的袴子里。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头向天那么一冲跳将起来，扑着后院跑去。

局长看看长班蒺藜收拾客厅。插瓶确是江西窑，云铜和广锡的供器也都擦得光光亮亮，像银质的一般。他想着全县有这种摆设的，拢共也只不过四五家，便禁不住一挺那鸡蛋似的肚皮。

天实在热得不错，庞局长已经喘不过气来。圆得来皮球般，又大又胖的头只是向外胀，流着汗，红红的，谁看见也以为涂过一层面酱。两只小黑豆眼睛几乎要挤起来了。他气虾蟆似的手覆在微微跳动着的额上，向下移过，去经眼，经过鼻梁，在人中那里停下：还没有胡子，实在憾事！

就是那个球般的头，确是局长式的头，但走过去，总有人在背后讽刺的咕哝着：

“这样的头，狗啃起来倒不错。有那一天，乌鸦会钎那小黑豆眼的！”

局长肚子大，度量也过人，一向不曾留意到真会那样。即连现在也没有想到。

“唔，总算——”

他将常说的“威名还在”四字咽进肚里，脸一打横，笑了。那肚子是不论什么都容得下的。

但是，五匹壮骡，“竟然，竟然……”

五匹壮骡被抢掉了。虽然被咒诅的头还在，想起来仍不免肺尖痛，太阳穴就打抽搐，于是叹了口气：“唉——”

然而一眼看见椅披落在地上，忍不住了咆哮：

“你的魂儿呢？哪里去了！……说你饭桶，活该上山啃石头。只合，只合……噙！呃！”

“全德，全德！这东西……”一口气闯进后院，照准翠翠兜腮就是一个耳光，“活够了吗！”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今天他只觉得自己高了许多，皮下又刺得慌。

蒺藜还不过三十岁，生下来就被捶打的人，已经麻木得像幽灵了。他永远沉默着，一天到头思索什么。他不像长起来的，而似合着别人的脾胃，从一个模子里造成功的。在他，世界原无合理与不合理；命令，打骂，又顶合适。

然而今天他也那样慌乱，望着庞局长抓耳搔腮的，想不出为什么要那样兴奋。实际他又什么都没想，只不过要将客厅收拾齐整。

他正怕着什么。许多锥子在他皮下刺，一阵紧，一阵松；他觉得一忽冷，一忽热。终于那些锥尖透出锋，是一些冰冷的小汗珠。

“他为什么要躺在山沟子里？”这观念又在他脑际浮出。

总想有一个月了，始终弄不明白。

至今他还看见那个和善的中年人：他做鬼脸；他说趣话；他将什么人都逗笑；他唱小曲子；他用滑稽的咳嗽表示快乐；他叼着旱烟袋，使人喷饭的眯着眼。他是一个瘦子。

在一个没有月的夜里，他放进一伙强人，收敛了快乐，将五匹壮骡赶进山里去了。但是，为什么他一个人睡在山沟里

呢？这样睡着：鞋不知去向了，脚板上满是干了的血渍，他却仰向着天，似乎全个山谷都归他所有，甜蜜的打着响鼾。随即许多人围上去，将他绑了起来，鼾声最后打一个噎，从此永远断了。可是庞局长说是抢去他三千元大洋，还有什么勾结什么，难道这样就弄定了的？

“孙三，……那全是冤枉，孙三哥！”蒺藜心想。

那瘦瘦的脸子一歪，打一个闪，蒺藜也就一凛，手中的插瓶几乎失手落在地上。他出了一身冷汗。

客厅已经收拾齐毕，桌椅擦得通亮，地也打扫得水磨石板似的，绣花椅披，朱红椅垫，八仙祝寿的桌帷也都铺设完竣，庞府真有一番喜庆气象。

二

村坊上正逢着集市似的，很热闹。家家户户门口立着人，以习惯了的低声谈着话，其实倒是在热烈的讲说个不休，只是抑住声气罢了。最后叹息着的转一个身，又拐进另一组去，只不过是相同的神情。

人像在上元节的夜晚，伫立着等待时刻。后来渐渐分散，少数汉子到山上凿石头去了，拿着锹同锤子；娘儿们慌张跑回家去，随便抓一件针线活倚在门槛下，不时向村头瞭一眼，或望着别人在争论什么；还有许多人没入较大的人堆里。其间以祥泰杂货铺门前最拥塞。

“孙三我顶明白。他不会动人家一根马尾！可是到底怎么说呢？”

老流氓方天化戟还不曾弄明白。

“是啊，”一个年青人叫着，“你俩共穿过一条裤子！”

另一个人却回答道：

“怎么说，孙三就要办提解回来了：就这么说！”

木匠景云叔这时才显得矮。一直被压在别人肘下，他向上长一长肩膀。

“嘿！人只要不臭，总会碰着包丞相哩。就是狗还会有咬孙三的吗！”

他擎起旱烟袋在人头上摇晃，只怕人家看不见。

老女人叹息着，在吱咕什么，反正并不想使各个人都听见的。

孩子们一听出孙三要回来，马上看见那瘦削的脸子一歪，挤眉弄眼的就是一个鬼脸，这确乎像别离了多年的老伙计。于是拼命在胯下挤，只怕差一忽儿孙三被瞅得没了影子。

“小刀客^① 羔子，是看西洋景吗？值得这么热！”

上面骂，下面却不理，像啄木虫似的，一口气往里钻。

方天化戟从耳朵上取下香烟头，沾在下唇上，他要将火柴吞进肚去的吸着。两只迷糊的眼向上翻起，似乎要将它们移到头顶上的哼咛道：“天下，只要心尖要朝下长的——还是好人好。”

“当作话说怪好听！”

卖油条的玩弄着他过时的皮帽，这时向上一挥，要将天打穿一个洞的样子，喊了：

“回来的是‘馍票’，”他用指尖点着太阳穴，“二斤半！明白了没，朋友？”

所有的眼一齐钉住他那蒙着一层油烟的“馍票”。

于是，他说了，怎样碰着怎样一个衙役，就是来庞府报信

① 某地称土匪刀客。

的，而且吃了他的油条。

“这会早见过姓阎的了，还不该上望乡台！”他结束着。

“啧啧，啧啧！天理自有报应，天理自有报应！”

景云叔更矮下去了。

人流着汗，好像被收在一口坛子里，闷住了。

天一盆火般热，树叶死钉在枝梢上。

杜鹃鸟在山上哀鸣，斑鸠在低泣。河边一声声叫着：“咕，咕，苦儿——”

狗气闷的，但惊悸的吠着。

人叹息。

方天化戟望着脚尖，鞋已经“老虎大张嘴”，那么，露出着的七个脚趾就是牙。

“龙虎斗的风脉这就倒了！”他喃喃的说。

“莫不是还有你一任局长吗……”

方天化戟什么也不说，挤过人丛，拖拉着鞋，默然回向他关帝庙的下处去了，一只病狗似的。

杂货店掌柜林祥泰忽然想起一件事，用指头敲着手背说：

“‘半斤酒。’他说，就这样……谁能想到是他，就是一个鬼……”这话至少也说过有一百遍。

然而，林祥泰还能看见孙三醉醺醺踏进黄昏里的样子，这次他没有笑，没有唱，也不曾做鬼脸。

自然谁也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人又和善，又老实，又勤快，比一只山画眉还快活。要论毛病，就只仅仅爱喝几杯酒。他自幼丧尽了亲属，从没有同人吵过嘴，庞府也即为着这人好德行雇来作长班的。可是，若非他，庞府也决不致失事。虽然老早就有许多人想放他一把火，但都知道他养着保镖，决轻举妄动不得。

狗骤然狂狷的吠嗥了。

马蹄敲击着花岗岩石板，疾剧的在村坊上响起，直向人众扑前来。

“闪开！”

人向街沿的墙下退去。小孩子向大人们背后钻。

骑在马上的军官是一个瘦子，除军服外，全是黑的，黑鞋，黑袜，暗淡的黑脸膛，眼睛隐在眉毛后面，黑的唇上生着短髭，连牙都是黑的。护兵将他扶下鞍桥，腿已难以站立。

“领情，领情！辛苦，辛苦，旧队长！”

庞局长一口肥猪般冲出来，球似的滚下台阶，一把抓住那焦污的手爪摇晃着，且一连串的嚷。他腮巴抽搐着，肥硕的头笑成了糯米团。

旧队长也想笑，但他的气力只够说出：“发福，发福！”

村人望着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往里走，竟是肥鹅夹住黄鼠狼。

两个大人物相遇，总不会没有话说。队长被拉着拖着，勉强到了客厅，不事谦让，便萎颓在椅里。好容易忍住泪，鼻涕同呵欠，汗却一直往外淌。

“队长中了暑？”

队长脸一皱，做出丑相，摇着头，脖颈有丝瓜软。

局长突然省悟过来。

“前天才买进来的‘西土’，好极！”他抹一把前额，叫喊着：“蒺藜，蒺藜！”

蒺藜躲在干草屋里，他像负着许多罪恶，一直往干草窝里钻。

人在期待着什么，又怕那所期待的东西真个到来，沈默里有着小骚动。

“孙三呢，他在哪里？”有人惊怯的问。

前街梢走来一队团丁，约二十人光景。前边走着挑夫，担子前端搭配一块石，后端却是一只小木笼，里面盛着首级，已经不是会扮鬼脸的瘦瘦的头，而臃肿得像局长那球形的了。上面满淌着紫色血迹，眼同唇都向外翻出，像一只腐烂了的西瓜。

“啧啧，啧啧！”大家咋着舌，“造孽！啧啧，造孽，造孽！”

人众中起一阵骚动，又静下来了。

年青的姑娘背过脸去。老太太揩着泪。孩子两手掩住眼，从指缝中望着，却见臃肿的脸一歪，那双凸出着的眼一下钻进了脑门。

“这是做什么的，一个头，又不是活的。”

景云叔咕哝着。

“示众！”一个团丁回答他，“懂吗？你们这庄上没有一块正经木头！”

其实是有的；就是那有一天要挂“帅”字旗的槐树。长的地方实在不错，为着示众，头便钉了上去。

团丁们将枪摘下来挂在臂弯里，或干脆丢在庞府门洞下，解开钮扣，子弹挂在肩头，一面揩汗，一面拿军帽扇风，坐在台阶上，用大白碗喝着茶，吸吸庞府赏下来的香烟。有的解开裹腿，在拔腿上的毛，有的去找地方过瘾，大家都想着这趟天外的公差。局长打着烟泡，想的却又是怎样派收这笔招待费。

头虽然钉在槐树上，狗已在观望了，但每人都以为背在自己脊梁上。不安在村子里流布。……